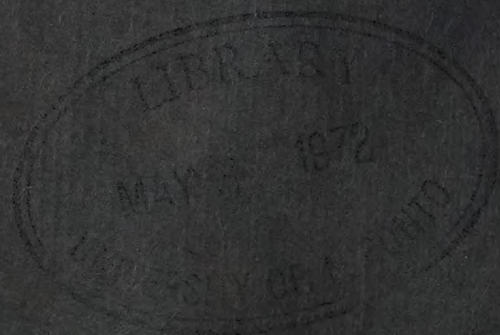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論 議 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

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荅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元

端其疇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曰自爲主
曰賔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
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儗冠何也此非孔
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
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
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
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
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
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
侯之冠也葢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别而不知先王

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為祖者也何以為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為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

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别子别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别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别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

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適是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

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

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切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

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葢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葢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

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旣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

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塡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

利所以淞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爲渠浛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輿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儗揚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本爲優今從之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鑴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

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郎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葢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廻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滙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隳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閒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江流旣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大奇

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亦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

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遹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淸其源蓋淸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

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

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　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

粟買馬它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閡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旣清於格例巳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葢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

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謭謭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愚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蹤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　謹議

按徐晞正統七年爲兵部尚書以吏起家在任四年舊刻誤作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己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

帝伐□馬少而始有假毋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
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
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
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
兼宋人保甲之法葢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
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
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旣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
有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
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
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

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

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

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責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令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衞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

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覇不得無以覇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

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衞邢洛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埄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

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
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
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為寇始
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
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
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
臣貢而蕞爾小□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
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
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黠□實得征之方貢之愆
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

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擣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爲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爲　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使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

奈何不思復　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畧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横州縣壓壓嬰城自保浸滛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旣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

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戸馮百戸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

隁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崐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

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疏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攻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

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葢以春夏廵哨秋冬還衞又白茆呉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眞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刼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

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礙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

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遥遠者並
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
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
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
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
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摇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
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
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
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
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

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旣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

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葢自揚州斜轉東南楊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湻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沺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垜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

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葢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

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

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
庶尹允諧曰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
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
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
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
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
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
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騶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
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
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
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
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
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歛子游能以
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
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靑
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
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
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

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

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顔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

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處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處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處伯予因二君蓋知處伯也處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處伯爲其女夫予因處伯葢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處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

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

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隆地不加傾弭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嘘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

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閒意之所至揮灑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葢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圄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怵有不能自已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况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傾慮擇地而蹈將不能

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祖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愼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𠋫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元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

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横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驊騮之馬羈馽鞭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楩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橛必擁腫屈曲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

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掀其所貴而希心於跅弛之士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兎孫子之爲奇者無出於是欽爻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略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

爻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汞盛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即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鎭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

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瀏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厦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承寍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

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嬴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飱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鬝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

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偽愈滋俗愈
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粱肉閭閻無文采女
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
茅舍鄰比强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
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
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
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
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
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
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為人笑也文之敝至于

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即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

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寍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葢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葢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

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晭爲其下陳暠所弒國人立其兄子譓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譓弟檍而專有其國會　天子新卽位詔賜外囗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衞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鴆殺黎檍立已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譓死淸源府國人奉其子寍爲世孫十五年　天子以皇子

生論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 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 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 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弒其君則殘

蠢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
可傳檄而定矣明年　黎㴹臣鄭惟㦖潛走京師奏言
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
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
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
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　天
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
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衞密室中惟僚奏去
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
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

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盧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 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少傳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

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妻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强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

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燿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

與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
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
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嫗令婦出
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
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
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
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
人莫得其故其母强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
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
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

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搒掠惡少中有胡
巖最桀黠羣黨皆畢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
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
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寍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
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
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
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
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
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
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

又折其棱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

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懟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惴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閫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

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帨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

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仵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仵人縣令亦知仵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髆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

逮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
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鞫之遂收巖等
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
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
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
子而償四五人難以中監司也葢令多新進不諳法
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
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
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
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

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歛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旲旲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

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邱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嚴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丈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邑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鞫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

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即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皭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兒之鏡鬬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

其懐此故都文山槃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

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刼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

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勑左右辦浴入室搆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令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

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艮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敎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

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悵然失望葢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

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旣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

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

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荅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効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

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即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

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逮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為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為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為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為國子博士相

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甂喻

人有置甂道旁傾側墮地甂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甂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甂因奪其甂而以敗甂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甂者持甂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甂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甂者不幸

値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寍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奬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䘏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絶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葢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寍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

金某也虞部既沒二子鳴陽鳴鑾頗不能自振汝盅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䘏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盅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郈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沒之後者葢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盅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

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宼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徐秉義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齗齗如也

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巿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橅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　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

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趍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 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眞有所謂配皇天毖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熈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

官吏入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廼再使焉競克上節官爲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承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眞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湻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與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
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
書者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
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
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旣得旨復
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
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
並陽春臺卽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屛遶交第後
上卽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篤孝如此交

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

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按二公不同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纘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

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滄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

序而此無序前曰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　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閒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弒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強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闍寶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

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歷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令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

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卽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卽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 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

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隞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卽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爲吏邢州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爲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爲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

爲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凡先生與諸僚寀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旣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葢海內爲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卽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廼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弈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爲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爲適吾性焉耳不能爲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

之餘手跡宛然爲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隷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鵞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況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隷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鈌二篇而苻秦論頗有

脫誤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禧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爲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任履重光册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爲不可及而歐陽公思潁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

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邑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翺翔天衢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爲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

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删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眞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葢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已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允并以此書見示葢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攷

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楊子江便誦東坡兹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已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寶藏衡山眞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眞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正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

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衡老葢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宏元先生贊後

宏元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娣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為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

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毋輒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予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予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葢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卽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

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書冢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既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横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苫枕塊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葢終始不越于殯宫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

以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兎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墓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以爲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葢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而孚遠近之譽茲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之流涕時欲撰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若夫宮禮以下十六字常

熟刻本刪去今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玆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思溥不足復爲兒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淸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抉淫蠹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

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痞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殁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爲病如此可怨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

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爲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爲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

倉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既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爲贗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衞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子天章閣侍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爲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爲名鼎其季父光祿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

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勦宋史之文以爲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嶇官平江始爲吳人葉文莊公所爲次其世爲南戴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爲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証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爲當别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最爲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歿後其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葢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歿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螟蠃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卽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敎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爲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爲式者然嬾于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爲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兹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葢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壬

午至癸卯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武林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